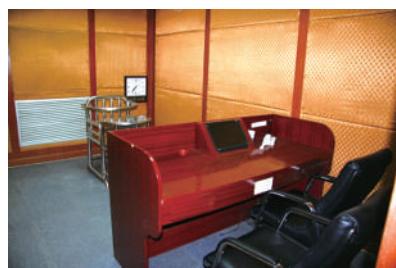


伴随着中央反腐态势的加强及对渎职侵权犯罪认知程度的提高，“反渎”一词慢慢走入公众视野，但仍有很多人对其不甚了解。日前，记者探访了北京市丰台检察院反渎局，揭秘不为人知的反渎职工作。



(特殊审讯室的墙上挂着大钟表和折叠床。)

“零口供”扳倒公检法嫌疑人

“侯哥”是北京市丰台反渎职局最老的侦查员，这名在一线工作的侦查员，因为办案需要，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。

他告诉记者，由于渎职侵权犯罪涉案群体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公务人员，这些人甚至包括了法官、警察等敏感职业，所以每个案件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，因此反渎局干警的侦查工作大多是秘密进行。同时，嫌疑人社会经验、生活阅历及法律政策水平都很高，反侦查能力很强，对办案人员的能力素质要求也就比较高。因此，要将外围证据夯实，立足于即使当事人不供认，靠证据也能拿下案件的程度。

今年年初，反渎职局在办理某司法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时，就遇到了一名有经验的嫌疑人，该嫌疑人还是单位的中层领导。当时，这名司法人员对其涉嫌的犯罪行为全部否认，并且由于该案发案时间早，嫌疑人已经和其他涉案人员全部串供。

在此情况下，侯哥等人改变了进攻方向，从这名司法人员的电脑中获取了大量修改、操作痕迹，利用技术手段恢复了此人的电脑硬盘，获取大量电子数据，对涉案案卷材料进行笔迹

鉴定，真实还原了此人涉嫌违法行为的犯罪事实，实现“零口供”定案。

侯哥说，在当今的环境下，反渎侦查工作对信息化和现代化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，反渎局也转变了过去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模式，并逐渐放大书证、物证的重要性，弱化口供的作用，经常“零口供”结案，“这也是我们侦办公检法工作者嫌疑人的关键”。

审讯室控制温湿度防“翻供”

由于嫌疑人多是司法人员，应对审讯的经验丰富，而且很多人还会在法庭受审时“翻供”，称自己遭受刑讯逼供、诱供等，因而反渎局专属的审讯室也有其特别的设计。

丰台反渎局的每个审讯室大约有10平方米，嫌疑人所坐的特制座椅前3米处，是侦查员所用的桌椅。侯哥告诉记者，这里和其他审讯室的区别在于，在嫌疑人座椅的斜后方，放着一个巨大的圆盘时钟，“时钟显示讯问的时间，我们每次都需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进行讯问，以免嫌疑人在法庭受审时挑毛病”。

侯哥介绍说，审讯一般不超过12小时，有特殊情况可申请延长至24小时。对于一些特殊嫌疑人，他们常采用反复讯问的方式，多次交锋慢慢击溃嫌疑人的心理防线。今年4月，丰台检察院反渎局发现并侦办一起国家公务人员渎职案件时，由于该案中嫌疑人都具有较强的抗审与反侦查能力，6名侦查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讯问嫌疑人和询问证人共计40余人120余次，累计时间达一千多小时，案件才得以打开突破口。

因为每次讯问都会录像，大时钟

除了显示时间，还标有温度和湿度的计量，这些都会被同时拍下记录在录像中，以保证每次讯问没有采取故意调高降低温度等类似行为的刑讯逼供，并可以在嫌疑人“翻供”时，及时拿出证据应对。

救护车“专治”装病嫌疑人

在审讯室内，记者还发现了一张折叠床。侯哥告诉记者，这是为了让一些疲惫及身体不适的嫌疑人，在接受讯问时得以休息。

此外，为了应对嫌疑人的各种状况，丰台检察院反渎局和丰台医院建立合作，配备专门的救护车随时待命。“一旦嫌疑人身体有异样，我们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把救护车叫来及时送医”。侯哥告诉记者，这种做法首先能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健康权利，同时也让一些想装病逃过审讯的嫌疑人无法得逞。

“经常有嫌疑人问着问着就趴在桌上称不舒服”，侯哥说，因为公检法嫌疑人对审讯技巧和办案心理了如指掌，经常有人用装病的方式逃避讯问，“不过救护车能在5分钟内赶到，如果嫌疑人是装病，那么很快就会被识破”。

今年4月，反渎局侦办了一起涉嫌渎职案件，在侯哥等人将一名女嫌疑人传唤讯问后，她并不配合，张口就否认自己所涉罪行。在侦查员们拿出一些证据后，她又突然沉默并趴在桌子上称不舒服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侯哥等人将她扶上折叠床休息，并联系丰台医院120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救治。“我们几个一夜未睡跑前跑后带她做检查，进行就医陪护，但经过所有检查，医院认为她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她企图用装病逃过讯问的计划最后也没有得逞”。（据《京华时报》）

落马的地方官 平均年龄57岁

看地域：山西省成重灾区

2014年被查的28名省级地方官员覆盖全国17个省份，山西省成为重灾区，共有7人落马。十八大后至今地方省级落马官员已遍布22个省份，山西省最多，均为今年被查。从分布上看，既有GDP总量排名第一的广东，也有贵州、青海等经济欠发达省份。目前，未在此列的省份有北京、吉林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西藏、甘肃、宁夏、新疆。

看岁数：平均年龄57岁

28人的平均年龄为57岁，最年轻的是现年48岁的冀文林，现年67岁的阳宝华年龄最大，二者相差19岁。阳宝华于2013年5月退休，1年后被查，成为又一只退休后被揪出来的“老老虎”；而身为60后的冀文林，曾有媒体称其为“上山虎”，只因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之一，仕途正值上升期，却半路折戟。从年龄结构上看，41~50岁的有3人，51~60岁的20人，60岁以上的5人，51~60岁这个年龄段成为落马大军，59岁又成为其中数量最多的，共7人，“59岁现象”依旧显著。

看学历：“高知化”特征突出

28人中，最低学历为大专，仅1人，其余27人均为本科或以上学历。研究生以上者21人，占了近八成，其中，研究生13人，人数最多，博士达8人，分别是：金道铭、沈培平、赵智勇、武长顺、陈铁新、任润厚、潘逸阳和梁滨，涉及经济学、哲学、工学、管理学等诸多领域。

看经历：均有丰厚履历

【近七成落马地方高官曾长期在同一省份任职】28人中，有19人自参加工作起一直在同一省份任职，年限均超过30年，占28人的68%。其中，阳宝华任职时间最长，截至2013年退休，他在湖南省工作达46年。

【5位落马地方高官长期从事经济领域管理工作】如：祝作利、姚木根、令政策均在本省发改委工作8年以上，杜善学曾在山西省财政厅工作16年，韩学键曾在省商业厅、贸易厅、经贸委等部门从事经济方面工作达20余年。

【5位落马地方高官拥有国企高管任职经历】如：赵智勇在赴江西省政府任职前曾为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行长。

【19人拥有地方基层主政经历】如：沈培平曾历任腾冲县委书记、思茅市市长、普洱市市长、普洱市委书记；谭力曾历任郭县县委书记、郭县县长、广安市委书记、绵阳市委书记。（据《新文化报》）

反渎侦查员像特务般打探“情报”

谈起反渎工作，丰台检察院主管反渎工作的副检察长王森告诉记者，“反渎职侵权工作有着三难一大，发现难、查证难、处理难和阻力大”，反渎局所查办的嫌疑人身份特殊，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背景和标签，这就需要干警有比办理普通案件更强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。

记者：既然存在“发现难”，那么平日渎职线索如何取得？

王森：我们经常自嘲“反贪靠举报，反渎靠读报”，我们是一群比普通人群更认真的读者，有时也会从媒体报道中发现线索。比如今年我们一共才收到两封举报信，大部分的案子都是我们自己寻找的，除了看报我们还经常外出溜达，像特务一样四处打探。

记者：如何打探？有特殊的寻找线索方式吗？

王森：为了寻找案源，我们针对

特定行业，有针对性地展开特情工作。我们通过分析渎职案件的基本规律，对公安、法院、工商、税务、建委等特定部门、特定行业进行重点监控、实地走访，积极参与重大责任事故的评估讨论，打探渎职犯罪线索。今年我们立案14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案件，并且实现了全部结案，这个数字在全市都是非常罕见的。

记者：公检法和你们是一个系统的，你们也去打探？

王森：我们侦办案件的对象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，这个群体甚至包括了公安、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者，只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谋私，他们就能立案侦查。所以在政法系统中，我们都是“不受欢迎”的人。政法系统中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，所以大多数人都避而远之，因为和反渎局的人一谈话，很容易让人误会。

记者：如果老百姓发现渎职侵权犯罪怎么办？

王森：查办渎职侵权犯罪需要群众的大力支持。群众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行为，可以向检察院设立的“举报中心”举报，由“举报中心”将有关材料移送反渎局查处。

渎职损失是贪污的17倍

当人们已经普遍将贪污贿赂看成是“罪”的时候，渎职犯罪还被不少人认为只是个“错”。而实际上渎职侵权犯罪比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更大。

最高检曾把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做了一个比较，把所有的案件涉及金额除以案件数量，把每个案件造成的损失都统计出来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贪污犯罪个案损失平均是15万元；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258万元，是贪污案的17倍多。

（据中国青年网）